

清風明月

张中行

著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

清 风 明 月



张中行
著



中国盲文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清风明月 / 张中行著. —北京: 中国盲文出版社,
2008. 1

ISBN 978-7-5002-2634-5

I. 清… II. 张…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7) 第 191310 号

清风明月

著 者: 张中行

出版发行: 中国盲文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丰台区卢沟桥城内街 39 号

邮政编码: 100072

电 话: (010) 83895215 83896965

印 刷: 北京文海彩艺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00×1000 1/32

字 数: 161 千字

印 张: 8.75

版 次: 2008 年 2 月第 1 版 2008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002-2634-5/I·468

定 价: 13.00 元

此书盲文版同时出版

盲人读者可免费借阅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常人·哲思·诗情

——张中行先生其人其文

与张中行先生交往有年，得先生精神、物质的恩惠多多，也写过几篇关于先生的文字，但都不过只言片语，且多叙交游之事，很少评断之语——以我的缚鸡之力，焉敢有异泰山之想？先生逝世后，与张厚感、李世中二君共同起草先生讣文，也只是勉力为之，在先生大名前写了“著名语文教育家，学者、作家，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”几个词。这并非吝于语汇，而是因为，要把先生说清楚，确如孟子所说：“难言也。”——先生的一生，远非这几个词所能概论。

张先生首先是一位常人。小民百姓，平常得与胡同口遛弯儿、负暄话旧的老头儿没什么两样。走在大街上，任谁也看不出这是一位声闻全国的大学者、大作家。他喜欢吃烤白薯，喝稀粥，兴到时偶尔来一杯小酒，也不过二锅头而已。世界杯期间，也和小青年一样，深夜起床看球……他的身份，终其一生，只是一介平民。然而，翻阅先生文集，便能发现，他的精神世界竟那么丰富！这一点，却又非同寻常了：哲理，情思，学问，诗文，古典，语文……从内容到形式，贯通中西，诸

体兼擅。当年，他以耄耋之年出现在学界之际，难怪人们惊呼：“原来我们还有这么一位文化老人！”

张先生是一位思想家，一位哲人。百岁人生，饱尝苦乐，阅历丰富，自称“六代（满清、北洋时期、国民政府、沦陷时期、抗战胜利、建国以后）之民”，这使他具有了超越常人的岁月财富。数十年间，先生孜孜矻矻，不断追索，妙悟人生真谛，成就了他熔铸古今的“顺生”（率性任情而生）哲学。同时，他又是一位学人。一九三五年红楼毕业，真正的“老北大”出身，广泛涉猎中外群籍，博闻强志，腹笥充盈。在治学上，他接受了老北大的“怀疑精神”，对各种复杂的社会人生问题，敢于独持己见，决不随波逐流。此外，他又继承了老北大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的现代理性精神，对传统文化中的专制、迷信，不遗余力地给予无情的批判。在生命的后十几年里，他以高迈之年，不辞劬劳，苦口婆心地著书立说，倡导法治，力主以“文”化育生民的心内之思，以“法”规范其身外之行，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美好。在思想体系和文化人格上，能够传承“五四”道统的学人寥寥，先生无疑是其中一座重镇。

这样说，先生似乎就成了一位苦行僧式的书斋学究，或者是一位怒目金刚式的斗士。其实不然，他还是一位诗人。诗人之称，有表、里两层含义。表，指能作诗之人。这一点，先生自当不让，有旧体诗词集《说梦草》为证；深层含义，是重情。多年接触所感，是他有丰富、深挚的情感世界。凡人生美好的东西，哪怕是些微小事，甚或片瓦残砖，他都怀有发自

内心的挚爱。他的散文，追怀往事，悼古伤今，系情故事，关心民瘼，成为主要题材。字里行间充满沧桑之慨，饱含人生哲理，令人荡气回肠，寻味不尽。那些大量的怀古忆旧之作，举凡人、事、情，都饱含对往昔美好的记忆，对当今丑恶的鞭挞。他自称“是当作史和诗来写的”。从这个角度读，庶可真正明了先生的用意所在。

清代学者魏禧为周亮工《赖古堂集》所作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：

士之能以诗文名天下、传后世者，有三资焉，曰记览之博也，曰见识之高也，曰历年之久也。记览博，则贯穿经史，驰骋诸子百家，书无所不读，言有本而出之不穷。见识高，则不依傍昔人成见，不汨没世俗之说，卓然能自成立。历年老，则积久而变化生，攻苦而神明出。

先生工于三者，倘再加上“重人情”一项，用以形容其人，庶几仿佛之。

再说张先生之文。多年来，他执笔，固守“忠于写作”的原则。不写则已，写则以真面目对人。其文如行云流水，如话家常，举重若轻，含蓄蕴藉，平实自然，冲淡而不失韵味，灵动而兼有厚重，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。在当今文坛，可谓独树一帜。

如今，先生已去矣。“临川悲逝水，抚卷忆慈颜。”先生的音容不再，无处亲临聆教，唯以阅读先生的文章，来重温往昔的春风岁月了。每及此时，不禁恍然。

在先生的影响下，这些年来，我每于教务馀暇，率尔操觚。但我深知自己人、力之微，从没给人写过序，更没想过给先生的文集写序——小子何能，竟敢乃尔！这篇小文，不过应编者之邀，把我读其文、近其人的一点浅近心得，与大家共享或予大家供评而已。焉敢序为？

刘德水

目 录

卷一

篱下负暄

- | | |
|----|---------|
| 2 | 红楼点滴一 |
| 6 | 广化寺 |
| 10 | 圆明园劫灰 |
| 14 | 由旧书想起的 |
| 19 | 砚田肥瘠 |
| 24 | 北大图书馆 |
| 29 | 我的琉璃厂今昔 |
| 35 | 老字号 |
| 42 | 身后名 |
| 48 | 安苦为道 |
| 54 | 阅微草堂 |
| 59 | 酒 |
| 70 | 日 记 |
| 76 | 戏缘鳞爪 |
| 85 | 剥啄声 |

目 录

卷二

禅外顺生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|
| 90 | 宇宙和人生 |
| 93 | 以逆为顺 |
| 95 | 通往禅悟的路 |
| 98 | 求顿悟的新路 |
| 103 | 得道和望道 |
| 105 | 生 命 |
| 109 | 命 运 |
| 114 | 节 制 |
| 119 | 机 遇 |
| 124 | 恋 情 |
| 131 | 信 仰 |
| 139 | 顺 逆 |

目 录

卷三

梦屑琐语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
| 146 | 旧迹发微 |
| 151 | 降表之类 |
| 154 | 杞忧小记 |
| 159 | 一瓶人头马的烦恼 |
| 163 | 清风明月 |
| 168 | 读书的范围 |
| 170 | 不求甚解 |
| 172 | 不过横塘路 |
| 175 | 惜墨如金 |
| 177 | 得失寸心知 |

卷四

言文之道

-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|
| 182 | 文言有使人喜爱的力量 |
| 187 | 文言的读音问题 |

目 录

192	学以致用问题
201	白话的特点
209	划界的原则及其运用
214	展 望
222	读 诗
234	读 词
242	勤和慎
248	言为心声
255	采花成蜜
262	修 改

卷一

簫下負暄

红楼点滴一

广化寺

圓明園劫灰

由旧书想起的

砚田肥瘠

北大图书馆

我的琉璃厂今昔

老字号

身后名

红楼点滴一

民国年间，北京大学有三个院：一院是文学院，即有名的红楼，在紫禁城神武门（北门）以东汉花园（沙滩的东部）。二院是理学院，在景山之东马神庙（后改名景山东街）路北，这是北京大学的老居址，京师大学堂所在地。三院是法学院（后期移一院），在一院之南北河沿路西。红楼是名副其实的红色，四层的砖木结构，坐北向南一个横长条。民国初年建造时候，是想用作宿舍的，建成之后用作文科教室。文科，而且是教室，于是许多与文有关的知名人士就不能不到这里来进进出出。其中最为大家所称道的当然是蔡元培校长，其余如刘师培、陈独秀、辜鸿铭、胡适等，就几乎数不清了。人多，活动多，值得说说的自然就随着多起来。为了把乱丝理出个头绪，要分类。其中的一类是课堂的随随便便。

一般人谈起北京大学就想到蔡元培校长，谈起蔡元培校长就想到他开创的风气——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。这风气表现在各个方面，或者说无孔不入，这孔自然不能不包括课堂。课堂，由宗周的国子学到清末的三味书屋，规矩都是严格的。北京大学的课堂却不然，虽然规定并不这样说，事实

上总是可以随随便便。这说得鲜明一些是：不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每课必到，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。

先说不应该上课而上课的情况。这出于几方面的因缘和合。北京大学不乏名教授，所讲虽然未必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，却是名声在外。这是一方面。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，没有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，还有些人，上了学而学校是不入流的，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，于是都踊跃地来旁听。这也是一个方面。还有一个方面是北京大学课堂的惯例：来者不拒，去者不追。且说我刚入学的时候，首先感到奇怪的是同学间的隔膜。同坐一堂，摩肩碰肘，却很少交谈，甚至相视而笑的情况也很少。这由心理方面说恐怕是，都自以为有一套，因而目中无人。但这就给旁听者创造了大方便，因为都漠不相关，所以非本班的人进来入座，就不会有人看，更不会有人盘查。常有这样的情况，一个学期，上课常常在一起，比如说十几个人，其中哪些是选课的，哪些是旁听的，不知道；哪些是本校的，哪些不是，也不知道。这模模胡胡，有时必须水落石出，就会近于笑谈。比如刘半农先生开“古声律学”的课，每次上课有十几个人，到期考才知道选课的只有我一个人。还有一次，听说是法文课，上课的每次有五六十个人，到期考却没有一个人参加。教师当然很恼火，问管注册的，原来是只一个人选，后来退了，管注册的人忘记注销，所以便宜了旁听的。

再说应该上课而不上课的情况。据我所知，上课时间不

上课，去逛大街或看电影的，像是很少。不上有种种原因或种种想法。比如有的课不值得听，如“党义”；有的课，上课所讲与讲义所写无大差别，可以不重复；有的课，内容不深，自己所知已经不少；等等。这类不上课的人，上课时间多半在图书馆，目的是过屠门而大嚼。因为这样，所以常常不上课的人，也许是成绩比较好的；在教授一面，也就会有反常的反应，对于常上课的是亲近，对于不常上课的是敬畏。不常上课，有旷课的处罚问题，学校规定，旷课一半以上不能参加期考，不考不能得学分，学分不够不能毕业。怎么办？办法是求管点名（进课堂看座位号，空位画一次缺课）的盛先生擦去几次。学生不上课，钻图书馆，这情况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所以盛先生总是慨然应允。

这种课堂的随随便便，在校外曾引来不很客气的评论，比如，北京大学是把后门的门槛锯下来，加在前门的门槛上，就是一种。这评论的意思是，进门很难；但只要能进去，混混就可以毕业，因为后门没有门槛阻挡了。其实，至少就我亲身所体验，是进门以后，并没有很多混混过去的自由，因为有无形又不成文的大法管辖着，这就是学术空气。说是空气，无声无臭，却很厉害。比如说，许多学问有大成就的人都是蓝布长衫，学生，即使很有钱，也不敢西装革履，因为一对照，更惭愧。其他学问大事就更不用说了。

时间不很长，我离开这个随随便便的环境。又不久，国土被侵占，学校迁往西南，同清华、南开合伙过日子去了。一

晃过了十年光景，学校返回旧居，一切支离破碎。我有时想到红楼的昔日，旧的风气还会有一些吗？记得是一九四九年四月，老友曹君来串门，说梁思成在北大讲中国建筑史，每次放映幻灯片，很有意思，他听了几次，下次是最后一次，讲杂建筑，应该去听听。到时候，我们去了。讲的是花园、桥、塔等等，记得幻灯片里有苏州木渎镇的某花园，小巧曲折，很美。两小时，讲完了，梁先生说：“课讲完了，为了应酬公事，还得考一考吧？诸位说说怎么考好？”听课的有近二十人，没有一个人答话。梁先生又说：“反正是应酬公事，怎么样都可以，说说吧。”还是没有人答话。梁先生像是恍然大悟，于是说：“那就先看看有几位是选课的吧。请选课的举手。”没有一个人举手。梁先生笑了，说：“原来诸位都是旁听的，谢谢诸位捧场。”说着，向讲台下作一个大揖。听讲的人报之以微笑，而散。我走出来，想到北京大学未改旧家风，心里觉得安慰。

广 化 寺

广化寺是北京北城鼓楼以西一个规模相当大的佛寺，寺前(南面)有守门双石狮和红色大照壁，如果没有这个照壁，就正好面对后海。照壁之外是空地，有两层楼高的土丘，土丘之东有两个水池。如果借周围景色来吹嘘，说是城市山林也不能算妄语。寺的规制是完全依照传统：前有山门、弥勒殿，中有大雄宝殿，后面是楼，两层，下是禅堂，上是藏经阁；还有东西旁院，西院住人，东院存物。

三十年代后期，由于偶然的机会有，我迁到寺的西邻李家院内。这李家占据寺的西南一角，我住后院，房后就是寺的方丈院。北京有个迷信，是宁住庙前，不住庙后，宁住庙左，不住庙右。我住的是庙右，所以曾有好心的长者指出我卜居的失计。其时我已经受了西学的沾染，就不以为意，还是住下来。因为成了近邻，对于寺的身世就颇有兴趣。查志书，寺的家世并没有多少显赫的，只说有明朝崇祯皇帝赐曹化淳的御笔草书碑，可是我没见过。可见的是清朝末年一些痕迹。据说寺的大施主是恭亲王奕訢，他每天下朝，总是先到广化寺休息。这大概是真的，有不少蛛丝马迹可证。寺有十